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南京社會旬報社編行

貧窮研究

周毓英著

自序

我不是沒有勇氣的人，盡了我的勇敢與冒險，結果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兩次流到香港，一次是半年，另一次有八九個月。在砲火中漂流，我並沒有消極頹廢，生活的痛苦與煩悶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心，世界在沉淪中，我應該用點兒心思纔好。

在香港的閒居中，每天除了晚上拖雙木板山上山下或柏油路上亂跑，早飯後洗衣服，其餘的時間精力便都集中在看書看報，和研究戰爭研究世界上面，研究有結論，隨便寫寫，日子長了，寫下來的很不少。這部「貧窮研究」，便是香港寫的一部。

世上有大小不同的戰爭與不同的罪惡，給予人類以無期限的痛苦和煩惱，他的根本原因便是貧窮。人類不怕貧窮，貧窮不能困人，我想什麼罪惡什麼戰爭都不會發生。有人說戰爭關乎信仰，但信仰繫於生活，探幽窮源，戰爭直接間接還是起於人類的貧窮問題。

從來藝術的反戰者流是太多了，詩歌小說戲劇電影以至於圖畫，但終似乎無補於實際。眼淚難熱，不能止血。我也是極端尊重宗教與藝術的人，不過痛切的教訓太多了，深覺熱淚不能止癢流血，甚至連小小的罪惡也不能遏止，所以還是下了冷靜的決心，研究一些實際問題。這次的「貧窮研究」，算是首先得了草草應世的機會，這乏味的小冊子，若能有些韓蘭根「王老五」萬分之一的惹人注意，作者便很滿意。

中國文人於痛切教訓或經驗深湛之後，其延續接演的方式各不相同：郭沫若先生便是「藝而政治，頭上被擊了一棍，退而研究」；「甲骨」文字；瞿秋白僵到「文人無用」，拿去打靶；老魯迅精神勝利、幽默如刺；等而下之則清閒小品，趣味無窮，上接大官，下合貧販，名曰清苦，實則渥厚。此外做官，經商，販古董，弄字畫，也都是生財之道，我却費了大力弄人家不喜歡的東西，自己也不懂是那一道？不過我相信這不是浪費，社會的實際問題最爲人們所頭痛，不敢提，我這樣老實提一下，也許可以幫助了問題的解決，這便是我的安慰，也是我的報酬了。

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記於南京

本書撰寫時毫無參考，但憑意之所至，隨筆而出。日昨曹寶琳兄以柯象峯著「中國貧窮問題」見示，真恨相見之晚。幸愚見多與之合。拙著重理論，柯著重調查，若能參合讀之，必更有益。

九月九日補記

貧窮研究目次

第一篇 導論

- 一、貧窮的意義與社會的貧窮現象
- 二、貧窮對侵略與戰爭的關係
- 三、馬爾薩斯的貧窮論
- 四、馬克斯的貧窮論

第二篇 貧窮之個人的責任

- 一、個人欠缺社會生存競爭的認識與能力
- 二、懶惰嗜好虛榮糜費
- 三、犯罪破獲與投機失敗

第三篇 貧窮之社會的責任

- 一、家庭制度與教育制度
- 二、犯罪者與剝削者
- 三、生產過剩與勞働失業
- 四、疾病瘟疫和災荒
- 五、內亂與戰爭

貧窮研究 目次

第四篇 貧窮之國家的責任

一、國家政治的錯誤

二、政府財政收入的不合理現象

三、政府官吏的貪污黑暗

四、政府組織的龐大混亂

五、國家特權份子的存在與國家相互間的矛盾

第五篇 貧窮的消滅

一、個人的道德能力基礎

二、善良的社會制度

三、國際共存共榮與世界和平關係

附錄

貧窮原因論

第一篇 導論

一 貧窮的意義與社會的貧窮現象

貧窮這一個名詞，大概自從人類形成共同生活和社會生活以來，就已經被普遍地引用了。不過對於這個名詞的意義，却從來還沒有正確具體的解釋。人們提到貧窮二字，總是感情多而理智少，不是憤恨，便是慨嘆，中國古代文人便有一篇「送窮文」。都認為貧窮是一個自然的而又現實的魔鬼，好像上帝造人，又造了一個貧窮的魔鬼專門來與人類作對。人類的幸福，在貧窮的魔鬼之前，有如寧靜的海洋，不斷的給暴風雨激起着險惡的浪濤。

貧窮二字的意義，一般人所了解的，大概都是指缺少金錢而言，因為沒有錢，便不能購買消費資料，冷的時候沒有衣穿，餓的時候沒有飯吃，生活發生恐慌，生命的存在難於支持，這就是貧窮了。但在大飢荒的年頭，或者生活資料整個地缺乏的年頭，就是有錢的人也會弄到買不到東西，那時有錢也沒有用處，不貧窮的人——有錢的人——也會感受到貧窮的痛苦和災害，這時候的所謂貧窮就不是缺少金錢，而是缺少生活資料。所以我們如直截了當的解釋貧窮的意義，就說是缺乏生活資料也未嘗不可。

在某一種意外的事變之下，縱使不是大飢荒的年頭，世界各地雖然照常豐收，然而因為交通運輸的困難，貨幣實值的低跌，物價飛漲到兩倍三倍甚至十倍二十倍以上。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德國的紙馬克跌到一籃紙幣換不到一籃食物，這時候即使有錢的人也不得不感受到貧窮的壓迫，那末所謂貧窮的意義，就是指物質生活的艱苦貧薄了。所以貧窮不是單純的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的社會的問題啊！

我們如果抑下了感情的衝動，而着重於理智的思考，放下了貧窮對於個人生活所加的威脅，則對於整個社會的貧窮現象，正可大加研究。貧窮不是個人的事情，乃是整個社會的問題。雖然個人生存於社會之中，他的所以淪於貧窮的境地，自有其主觀的原因，並不一定就是自然的命運或社會的壓迫，但在整個的社會制度之下，既有貧窮的人，就一定有「不貧窮」——富人——的人。而當整個的社會貧窮現象存在的時候，便不可避免的有貧窮的災禍，任何個人都有陷於貧窮的危險。當我們每天早晨，打開報販剛送到的新聞一看，假如是在冬天，本埠新聞欄內便揭露着在一夜的朔風怒號之下凍死了數十數百或上千的貧民乞丐。假如是夏天，那末炎暑之下，馬路上中暑而死的苦力又會有好幾十個。瘟疫流行，則貧民村或貧民窟的人口死亡又會成千上萬，幾乎人烟絕跡。此外什麼盜匪案，搶劫案，詐欺案，謀殺案，爭產案，自殺案，照例估滿了報紙的篇幅，但這些記載也許還不及實際的十分之一，那些登載出來的，乃是新聞記者耳目所及，而且不受干涉的才能刊載出來。那為新聞記者見聞不到的，受人干涉懇情不能發表的，真不知還有多少呢。

把上述這許多事情從凍死、路倒、瘟疫、盜匪、搶劫、詐騙、謀殺、爭產、以至於自殺等，如果一幕一幕的排列起來，這便可說是社會貧窮現象的大寫真，便可說是社會貧窮現象的實在紀錄。不是為了貧窮，貧民乞丐也可以住洋房，冬天裝熱氣管，夏天裝電風扇，有白瓷的廁所和浴室，有清潔衛生和充實的廚房，不必大熱天不顧死活當苦力，那末凍死、餓死、路倒和瘟疫的災害便不至於發生。不是為了貧窮，便不至有人

要從事盜匪、搶劫、詐騙、謀殺等等的犯罪行爲，監獄裏的囚犯都是同樣的五官百體，同樣都可以做瑣實，做紳士。可是貧窮的存在，生活逼人，他們起初是無可奈何的犯罪，後來則犯罪也許變成習慣了。不是爲了貧窮，許多的人不必爭訟奪產，把骨肉當作仇敵，而許多受生活壓迫自殺的人，也不必戕害寶貴的生命了。到現在爲止，人類的文明歷史，記載下來的只是一些間歇的光明面，另外却有無限的未及記載的黑暗面，而這些黑暗面却始終未有間斷，即使是自詡光明的社會，或自詡爲黃金時代，總也要染上若干黑暗的斑點。所以真正的人類的歷史，人類的的生活史，幾乎只是一些貧窮現象的累積。一個進化主義者決不否認人類要從黑暗中奮鬥出來而走向光明之路，但如不了解社會的貧窮現象之存在，那末縱使口吹進化之曲，却終究是個歷史的瞎子！

二 貧窮對侵略與戰爭的關係

社會貧窮現象的存在是一切災害與罪惡的淵源。但一般人還只知道凍餒、瘟疫、盜匪、搶劫、詐騙、謀殺、自殺等等，是由於貧窮的原因，却不知道還有比這些更慘酷的災害與罪惡，公開地存在着，那便是因社會貧窮現象而發生的侵略和戰爭的行爲。

一切侵略和戰爭的行爲的發生，我們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貧窮沒有多大關係，好像貧窮只是一些窮人應得的惡運，上帝叫他貧窮，他便在人生之路上過着貧薄的生活，受盡一切的苦難。這些貧窮的「兩腳動物」，只是柔馴而愚蠢地過日子，他們絕對談不到侵略他人，也不一定敢大膽革命，戰爭更根本不是他們想像的事情，若干學者強把侵略和戰爭與貧窮聯繫在一起，這不是對苦難的貧窮的人們加上一個莫大冤屈嗎？

抱着爲資本帝國主義者辯護的態度來觀察侵略和戰爭的現象，把侵略和戰爭的責任移嫁在貧窮者的頭上，這不單是錯誤，也是一種殘酷！貧窮者受盡了人生黑暗的待遇，却還要把貧窮的責任叫他們自己來負擔嗎？

貧窮是一個人生恐懼的標本，一個仁慈的父親帶着子女在馬路上閒逛，也會把穿紅背心的清道夫和破衣破襤的乞丐告誡他的子女：「這些都是不肯學好的人，弄到過地獄般的豬欄生活。你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一定要學好呢；」而另外在許多小說和戲劇裏面，無微不至描摹着「有錢可使鬼推磨」，或「一錢逼死英雄漢」一類的故事。總之貧窮者這一悲慘的恐懼的人生標本，牠在社會心理表現上便造成一種可怕的拜金主義空氣，每一個人都怕貧窮降臨到自己頭上，於是每一個人都想據有多金，好築定一道人生防綫，使貧窮永遠不能侵犯他的左右，甚至保障了他的子孫也不至於貧窮。歷史上儘有一種先例，——現在這種例子更多了——在拜金主義的影響之下，一個人的財富往往龐大到連自己都記不清數目，照合理的費用標準，不單他本人用不了這樣多的錢，就連他的三代五代的子孫也用不完。這些龐大財富的佔有者，他們正是爲了恐懼貧窮的心理，對於財富纔造成一種畸形的慾望，一種不可思議的興趣，爲了滿足這一種畸形的慾望和興趣，人生的大道上便添了無數的鮮血淋漓的悲慘的故事，人與人之間的侵略、公開的，祕密的，醫藥南山之竹也寫不完。

一切社會侵略關係的建立，不論政治的或經濟的，緩和的或激烈的，總之侵略者爲要滿足其無底的慾望，恨不得佔有一切的貴金屬，佔有世界一切的珍寶，佔有世界一切的生產機關。少數個人要想佔有世界的一切，那末另外的方面，他們必將喪盡一切的所有，越怕貧窮而越沒有辦法離開貧窮，他們只是一種奴隸的存在了。但社會究竟是一個自然的生命的組合，不能容忍過度的貧窮現象，貧窮者必須能够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否則社會便不能保持寧靜的秩序的狀態。民衆到飢寒垂斃，便會挺而走險，富有者的生存也要感到威

脅了。所以聰明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會很快的將侵略行動轉向國外，緩和着國內貧窮者的負擔。國外的侵略，有經濟的或政治的兩種，例如對一個國家吸取其農產原料而供給以工業的製成品，或直接投入資本就地製造運售，這便是經濟侵略。又如以外交或軍事的手段，訂立不平等條約，建立國家特權，而利用這種國家對於國家的支配特權實踐侵略的目的，收得或幫助了經濟的利益，這便是政治的侵略。

當一個強大的國家要向弱小的國家動手侵略的時候，從經濟的手段發展為外交的手段，更由外交的手段發展為軍事的戰爭的手段，往往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因為經濟的利益總是需要着政治的保障，勢必運用戰爭的手段才能成立可靠的特權，於是纔好把本國的政治支配勢力伸入到弱小國家的內部。強大國家與弱小國家的對壘，有如以卵擊石，他們之間的戰爭雖然殘酷，但不一定能夠持久，戰爭的範圍也不一定廣大。但遇着兩個同樣都是侵略別人的強大的國家，他們爲着擴張自己的特權，發展自己的侵略，這一戰爭就真會弄到鬼哭神號，時間之長與地域之大，簡直難於想像了。

當然，戰爭是進行了。爲怕懼貧窮而進行戰爭，但戰爭實行之後，社會的貧窮並不一定會消滅或減輕，不過侵略者的殘忍心理作了一次痛快的發洩，並且也有了一個決定，——受人侵略或侵略他人！而在戰爭的進行之中，兩個對手國作生死的搏鬥，這兩國之內的貧窮者的生活，他們除了精神上的刺激，精神上的慰藉和發洩，大概也不會得到什麼。被侵略國家的反抗戰爭，爲爭回國家的權利而戰爭，戰勝的時候民衆的生活自可有所進步，因爲他們從此卸下了國際不平等的負擔。但在侵略國家，不但戰敗的時候貧窮者要做更苦的奴隸，就是戰勝的時候，生命與財產的犧牲，全部戰爭的負擔，也只有落在勞苦大衆的頭上。任何國家的貧窮者，不會享受到勝利的莫實，他們只有負債，不能有一個錢作殖民地的投資，也不一定去殖民地當官吏，他們最多可以出國到殖民地去謀生，無形中又轉化爲侵略者的奴隸或爪牙。

貧窮，侵略，將演化而為對外的大大小小的戰爭，但在另一種形勢之下，也可以因貧窮現象的發展，演化成對內的革命，或對宗主國家的革命——對統治者的革命。歷史上的革命現象，雖然在客觀的發動方面，總是由於大多數人的貧窮生活無法支持，大家不約而同的挺而走險，羣起作亂，然而他的後果，往往只是一種政治特權——統治權——的攘奪，甲侵略者被打倒，乙侵略者便繼之而起。這一種政治特權的攘奪現象，在中國便不知重演了多少次。機械論的歷史家或不承認有歷史的重演那回事，但在頑強的保守主義勢力之下，一種陳腐制度的重被採用，這些社會只有時間上的不同，很少制度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機械論者只知道時間加空間便是歷史，不注視社會的生活和制度，要他們明瞭歷史的重演的意義，實在不是容易。

在中國過去教育不普及的社會，社會的貧窮現象發展到了不能保持安甯與秩序，大多數的民衆已經貧窮到了不能繼續生存，不得不發生騷亂與暴動。但這些騷亂與暴動都是自發的客觀的，並沒有什麼新的政治理想與社會制度來作主觀的領導，而所謂一羣「暴民」，烏合之衆，他們只有不斷的騷亂，不斷的暴動，殺來殺去竟沒有一個中心目的。於每一次大騷亂大屠殺之後，人口死亡，十去八九，既存統治者元氣喪盡，且為民衆所憎恨，一個新的侵略陰謀家正好握住機會大施活動，招兵買馬，四出征討，把一切有政治野心的組織消滅了或歸降了，一個新的政治統治特權便完成了。這種以暴動開場而以特權結束的革命現象，政治統治還是舊時的一套，換湯不換藥，社會的貧窮現象還是重行生長，繼續存在，再等人口繁殖到舊時的程度，由農業所得的生活資料又不能支持多數民衆的生命，若再加以統治者的昏庸無道和廣大的飢荒，這時候的暴動騷亂又將迅速蔓延而無法收拾了。這些循環的革命內亂的出現，中國古代往往委諸「天意」，或認為是「劫數」，其實這根本是社會貧窮現象的問題，當民衆困乏到了不能存生的時候，雖然沒有人特意去領導革命，而廣大的迅速蔓延的暴動騷亂却都自然地普遍地爆發起來了。

三 馬爾薩斯的貧窮論

貧窮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也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從來人類對於貧窮問題，大都以之為個人問題，有時候又以一種個人仇恨的態度牽連到政治問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便是放開個人的關係，而以貧窮現象為整個的社會經濟生產問題，但却沒有承認貧窮和政治的關係。不過以貧窮為整個的社會經濟生產問題，不再侷限於個人問題的狹小範圍之內，這在當時已是一個極大的進步，所以能够傳誦一時，實有其歷史的意義。

從來對於貧窮的觀察，總以為只是個人的責任，個人沒有能力，不知積蓄，不肯節儉，便必然的要陷於貧窮的厄運了。馬爾薩斯是第一個主張貧窮不是絕對的個人的責任，他把貧窮的責任大部份歸之於自然，而把小部份的責任歸之於社會問題及婚姻制度。

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說人口與食物的增加，為自然所支配，人口是以「等比例」的增加，即「幾何級數」的增加，食物却是以「等差比例」的增加，即「數學級數」的增加，二者增加的情況是：

人口增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食物增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馬爾薩斯說照這樣的情勢演進下去，那末三百年後，人口和生活資料就會成爲四九六比十三。假如三百年前人口和生產資料是一比一，三百年後的四九六比十三就是三十八比一，就是要三十八個人享用一個人的生活資料了。在這種自然條件的限制之下，人口與生活資料大相懸殊，簡直是自然，是上帝給人類以貧窮，

貧窮是人類不可避免的災害呢。

但馬爾薩斯又承認人口的增加，有預防障礙和實質障礙，預防障礙例如制慾、避妊、墮胎、放蕩等類，這是個人爲了懼怕子女負擔的加重，結果障礙了人口的增加。實質障礙如戰爭、瘟疫、飢饉等類，這是社會「自然」發生的災害，一下子便可死亡了成千成萬甚或數十百萬的人口。人口和生產資料的相差懸殊，有了這些所謂預防障礙和實質障礙，便可以作過剩人口的自然的調和。因而馬爾薩斯提出救濟的方法：消極方面預防漫無計算的早婚，以免不幸的子女的增加，積極方面獎勵農業國食糧的增加，這樣可以使人口和生活資料維持相當的調和，減輕社會的貧窮現象。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顯然是以貧窮爲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他以人口增加和生活資料增加的相差懸殊爲論證的出發點，自然是一種科學的客觀的觀察。但馬爾薩斯忽略了社會關係的存在，即人類在社會的共同生活經營下所成立的分工協作的組織與秩序的狀態，以及在這一狀態下人類所經營的科學與文化的活動。事實上人類文化的活動，有時會必然地減少了人口的增加，即使增加也極其緩慢，不但三百年後不能增加到四九六倍，增加三倍五倍已是不容易了。除非中國那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多子主義的國家，人口的繁殖力幾乎超過了鴿子，普通的高度文化的國家，人口絕對不會像鴿子樣的繁殖起來。可是科學的活動，又恰恰相反，使生活資料的增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力，現在與三百年前的生產，恐怕不止增加一千倍甚至一萬倍吧。繁殖的進步，地球上的荒地開闢了不知多少，但現在至少還留着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土地沒有耕種。漁業的進步，使人類的生產擴展及於海洋，從海洋中撈取大量的生活資料，一羣科學化的漁輪在海洋中活動，可以供給全世界人類的肉料食物，這是百年前的人物所不能夢想的吧。又如煤的應用，供給人難以無限的熱力，代替了柴薪，可以省出許多種植柴薪的山地荒地來種植食物。科學家且更發明了用煤渣製鍊香料染料，

節省了種種染料植物香料植物的土地去種植食物，人類會從地層中去找這樣可貴的生活資料，當然又是百年前的人物所夢想不到吧。所以我們照事實而論，從馬爾薩斯到現在這百年的期間，人口與生活資料的增加都打破了馬爾薩斯的理想，即是生活資料的增加遠遠的超過了人口的增加，人類不是以物資不夠為災，資本主義國家反而以物資太多為災了。每一資本主義的週期性的經濟恐慌的到來，貨倉中的物資堆積如山，無人過問，工廠逼得倒閉，農場逼得拋荒，海洋上的漁輪也懶得行動了。各國爲了把貨品食物往國外送，於是跌價傾銷，甚至採取戰爭手段，以物資太多而從事戰爭了。爲了物資過剩——恰恰與人口過剩相反——爲了爭取市場，各國又要從事戰爭，這又是百年前的人物所夢想不到吧。

所以在那許多科學發展的夢想不到的事實之下，馬爾薩斯主義的實行，竟是更加重社會的貧窮現象。尤其馬爾薩斯所主張的積極辦法，獎勵農業國的食物生產，祇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侵略戰爭作了一套理論的根據。因爲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獎勵農業國，並不是什麼善意的獎勵，却只是一些砲艦與屠殺，只是一些殘酷的侵略，他們要佔有農業國的生產啊。可是侵略的結果，農業國的殖民地民衆固然受盡荼毒，工業國本身的社會貧窮現象却只是暫時的緩和，仍舊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辦法！

四 馬克斯的貧窮論

比馬爾薩斯進步的社會貧窮現象的觀察，那是馬克斯的「資本論」。我們如以馬爾薩斯的學說與馬克斯的學說作比較的研究，則前者是以自然的人口增加爲根據來解決社會貧窮現象，後者乃以社會的經濟制度爲根據來解決社會貧窮現象。所以馬克斯的「資本論」實際上乃是一個「資本主義制度論」，他發現了資本主

義制度的矛盾，造成了必然的社會貧窮現象，於是主張打破資本主義制度，創立共產主義制度，認為從此就可以消滅社會的貧窮現象了。

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解剖，提出了幾個千真萬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和矛盾：

第一、「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和「生產的自由競爭」的兩大原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條件。在封建社會，不單生產時受政府的干涉限制，行會制度的存在，生產者自身便有許多的約束。而對生產打擊最利害的，則是政府在任何藉口之下，可以隨意沒收人民的私產。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後，歐美各國的憲法都明白規定了一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生產自由競爭」的原則，資本主義制度有了政治上的基礎，一切不合理的對於生產的束縛，在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大轟下都解放了，於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自然也很快的成功了。

第二、生產的「剩餘價值」的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第二主要骨幹。在商品生產制度之下，資本家把貨幣變成商品，又由商品還原為貨幣，所謂「剩餘價值」便在這「貨幣的還原時候出現。而「剩餘價值」的造成則要在生產的時候，從勞動者的身上剝削下來，因為資本家所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一定在原来的勞力價值之下，這短付的勞力價值，便是剩餘價值，所謂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便建築在這個剩餘價值上面。

第三、資本主義本身所不可解救的矛盾，便是因剩餘價值的剝削，造成無限制的資本積累與生產集中，中小資產階級的逐漸消滅，社會造成明顯的階級的對壘，社會財富集中於三五巨頭或集團之手，多數人甚至全體人民空無所有，購買力薄弱，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則加強，於是「生產過剩」了，市場狹了，甚至消失了，這便是所謂週期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或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現象。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了這樣的時機，無產階級的生活自然更加痛苦，而資產階級更苦於無利潤可得，因之生產停滯，存貨山積，工廠倒閉，農

場荒廢，勞動者普遍地失業，一天不做工便一天不能生活的勞動者，更嚴重地受着貧窮的威脅，無衣無食，眼看着妻子兒女啼飢號寒，與死神搏鬥，於是是不是內部發生革命，便只有將這一矛盾轉化為對外的戰爭，武裝開拓殖民地，從事殖民地的爭奪戰。

馬克斯這三個觀點，較之馬爾薩斯的確是巨大的進步，因為馬克斯把社會的貧窮現象和社會的經濟制度找出了相互聯繫的關係，更現實地把握到貧窮的原因了。但馬克斯主義的觀念，却在兩個錯誤觀點之下受了無謂的拘束：

第一是馬克斯在科學的時代還迷信着哲學，一種純主觀的頑固的推理，往往斲喪了本身的現實基礎。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理論，我們與其說是從經濟觀點出發，實在不如說是由哲學觀點出發來得確當。因為經濟只是一種制度，人類的參加某一經濟或某一制度，並沒有什麼先天的關係，只要有更好的新經濟制度出現，人類總是樂於接受，樂於參加。馬克斯乃以哲學的唯物史觀辯證法的見解抹殺了人類正義感的天性，抹殺了社會制度的真理性，不知道在正義與真理的鬥爭下，一種進步的新制度的出現，不論貴族、富豪、平民、窮漢都必起而擁護，為之奮鬥努力。為了頑固的哲學，馬克斯竟不相信正義真理，而相信階級，認為階級便是正義真理，這一哲學的錯誤，使馬克斯的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精深正確的觀察，弄得沒有什麼現實的實際的成就了。——現在對哲學懷疑的人已經很多了，但他們似乎還都有所期待，期待有誰來提出一個完整的「哲學否定論」的理論，於是他們才敢切實否認哲學。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真實的「哲學否定論」便是科學，只有科學的完全的成長才會否定哲學，假如有人不怕浪費精力，建立一個「哲學否定論」的理論體系，那末他本身不又是變成一種哲學嗎？

第二是馬克斯對國家政治觀察的錯誤，他太注視於國家政治的特權壓迫現象，忽略了人民為經營共同生

活所需要的分工協作的組織與秩序的關係，認定國家是侵略的根源，政治是壓迫的工具，於是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無形中變成「半無政府主義」了。馬克斯的過於重視國家政治的消極流弊而抹殺了國家政治的積極作用，這一政治的錯誤，當然也是跟隨着哲學的錯誤而來的。馬克斯只看見國家政治的黑暗面，只看見國家政治的消極作用的流弊，不看見國家政治的光明面與積極作用，便一口咬定要取消政治，取消國家，認為人類社會最後只需要經濟的組織而不需要政治的組織。殊不知經濟的成爲制度，經濟的保持分工協作的組織和秩序，經濟的本身便是一種政治的存在。我們單憑一時的成見和感情作用，而要否定國家，否定政府，請問此後的經濟的分工協作的組織和秩序究將如何保持如何進步呢？可是就在這一政治觀察的錯誤之下，馬克斯主義的革命運動便遭盡了無數的困難和挫折，世界的勞動者如入魔宮，遭盡了無數的無謂犧牲了。

總之馬克斯對於社會貧窮現象的經濟的觀察，是絕對進步的正確的觀察，但不幸迷信哲學，又加上政治觀察的錯誤，結果馬克斯所提出的消滅貧窮的辦法便是空虛而不能實現的了。我們不要誤信蘇聯革命的成功是馬克斯主義的成功，其實蘇聯實行的乃是嚴格的國家資本主義，蘇聯的執政者爲了適應其歷史傳統觀念起見，極力諱避國家資本主義的名詞，煊染爲「社會主義國家」。請問在馬克斯主義的理念中，能不能找出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那樣的系統呢？現在德國的希特勒正在以全力提倡「國家社會主義」，這個「國家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有何差別呢？——我個人的覺悟，革命的目的只是消滅貧窮，保持繁榮，由一個國家的永久繁榮進而爲整個世界的共存共榮，這便是革命的歷史的光榮！蘇聯應該排除一切疑懼和成見，把十月革命的經驗，把新經濟政策消滅貧窮的經驗，把蘇聯新國家制度的經濟，作忠實的代表，不再把馬克斯的錯誤保留在人間，這也許可以節省人類的慘痛的流血，切實消滅貧窮吧。